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七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二十八

于志寧　高季輔

張行成族孫易之　昌宗

于志寧雍州髙陵人周太師燕文公謹之曾孫也父宣道隋内史舍人志寧大業末為冠氏縣長時山東羣盗

起乃棄官歸鄉里高祖將入關率羣從於長春宮迎接高祖以其有名於時甚加禮遇授銀青光禄大夫太宗為渭北道行軍元帥召補記室與殷開山等參贊軍謀及太宗為秦王天策上將志寧累授天策府從事中郎每侍從征伐兼文學館學士貞觀三年累遷中書侍郎太宗命貴臣内殿宴怪不見志寧或奏曰勅召三品已上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即加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陽縣公時議者欲立七廟

以涼武昭王為始祖房玄齡等皆以為然志寧獨建議以為武昭遠祖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太宗又以功臣為代襲刺史志寧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皆從志寧所議太宗因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召為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少卿當輔之以正道無使邪僻開其心勉之無怠當稱所委官賞可不次而得也志寧以承乾數虧禮度志在匡救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太

宗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十四年兼太子詹事明年以母憂解尋起復本官屢表請終喪禮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宅敦諭之曰忠孝不並我兒須人輔弼卿宜抑割不可徇以私情志寧遂起就職時皇太子承乾嘗以盛農之時營造曲室累月不止所為多不法志寧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概日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墻夏書以之作誡昔趙盾匡晉呂望師周或勸之以節財或

諫之以厚斂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以為美談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覩之者尚譏其侈見之者猶歎其華何容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曾無伏監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千牛又復不見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安

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劍者孔子先聖旣以為非通賢将以為失頃聞宮内屢有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閒之者股慄言之者心戰往年口勑伏請重尋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年犬馬尚解識恩木石猶能知感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愆旨則臣是罪人但悦意取容臧孫方之疾疢犯顔逆

耳春秋比之藥石伏望停工匠之作罷久役之人絶鄭衛之音斥羣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不納承乾又令閹官多在左右志寧上書諫曰臣聞克稱稽古功著於搜揚舜曰聰明績彰於去惡然開元立極布政辨方莫不旌賁英賢驅除不肖理亂之本咸在於兹況閹宦之徒體非全氣更番階闥左右宮闈託親近以立威權假出納以為禍福昔易牙被任變起齊邦張讓執鈞亂生漢室伊戾為詐宋國受其殃趙高作姦秦

氏鍾其獎加以弘石用事京買則連首受誅王曹掌權何賓則踵武被戮遂使縉紳重足宰司屏氣然順其情者則榮逮幼沖迕其意者則災及襁褓爰曁高齊都鄴亦獎閹官鄧長顒位至侍中陳德信爵隆開府外干朝政内預宴私宗枝藉其吹噓重臣仰其鼻息罪積山嶽靡挂於刑書功無涓塵已勒於鍾鼎富踰金穴財甚銅山是以家起怨嗟人懷憤歎骨鯁之士語不見聽謇諤之臣言必被斥齊都顛覆職此之由向使任諒直之臣

退倰給之士據趙魏之地擁漳滏之兵修德行仁養政
施化何區區周室而敢窺覦者焉然杜漸防萌古人所
以遠禍以大喻小先哲於焉取則伏惟殿下道茂重離
德光守器憲章古始祖述前修欲使休譽遠聞英聲遐
暢臣竊見寺人一色未識上心或輕忽髙班凌轢貴仕
便是品命失序綱紀不立取笑通方之人見識有識之
士然典内職掌唯在門外通傳給使主司但緣階闥供
奉今乃往來閤内出入宮中行路之人咸以為怪伏望

狎近君子屏黜小人上副聖心下允衆望承乾覽書甚
不悅承乾嘗驅使司馭等不許分番又私引突厥達哥
支入宫内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髙日月以光其
德明君至聖輔佐以賛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
漢盈居震取資黄綺姬旦抗法於伯禽賈生陳事於文
帝莫不殷勤於端士懇切於正人昔鄧禹名臣方居審
諭之任疏受宿望始除輔導之官歴代賢君莫不丁寧
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副君善則率土霑其恩

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僕寺司馭爰及駕士獸醫始自
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
温清或室有幼弱絶於撫養春則廢其耕墾夏又妨其
播殖事乖存愛恐致怨嗟且突厥達哥支等人面獸心
豈得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
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暱之無益於盛德引之
入閤人皆驚駭豈臣愚識獨用不安臣下為殿下之股
肱殿下為臣下之君父君父以存撫為務股肱以匡救

為心是以苦口之藥以奉身逆耳之言以安位古人樹
誹謗之木以求已𠍴懸敢諫之鼓以思身過由是從諫
之主昌祚克昌愎諫之君洪業隳墜承乾大怒隂遣刺
客張師政紇干承基就殺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
處苫廬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後推鞫具知其事太宗
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右庶子
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及髙宗為皇太子復
授志寧太子左庶子未幾遷侍中永徽元年加光禄大

夫進封燕國公二年監修國史時洛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尉長孫無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曰伏惟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横遭誣告事並是虚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絶誣告之路二以慰勲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真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為妄弘泰宜戮不待時且真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謀之類罪唯及身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罰此謂傷春竊案左傳聲

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
春之月無殺孩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
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道天道之
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
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
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
祚繼明御極追連胥之絶軌蹈軒項之良規欲使舉動
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為之式序景宿於是靡

差風雨不愆雩禜輟祀方今太蔟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施肅殺之令伏願蹔迴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帝從之是時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志寧上疏曰臣聞明君馭歷當俟獻替之臣聖主握圖必資鹽梅之佐所以堯詢四岳景化洽於區中舜任五臣懿德被於無外左有記言之史右立記事之官大小咸書善惡俱載著懲勸於簡牘垂褒貶於人倫為萬古之範圍作千齡之龜

鏡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按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春秋云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朞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則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為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唯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

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宜繼美羲軒齊芳湯
禹弘奬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若難猶須
抑而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此理有識之所
共知非假愚臣之說也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畧孝文之
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
年服闋然後成禮其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
品三年以本官兼太子少師顯慶元年遷太子太傅嘗
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蒙賜地志寧奏曰

臣居關右代襲箕裘周魏以來基址不墜行成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臣有餘乞申私讓帝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四年表請致仕聽解尚書左僕射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之將廢王庶人也長孫無忌褚遂良執正不從而李勣許敬宗密申勸請志寧獨無言以持兩端及許敬宗推鞫長孫無忌詔獄因誣構志寧黨附無忌坐是免職尋降授榮州刺史麟德元年累轉華州刺史年老請致仕許之二年卒于家年七

十八贈幽州都督謚曰定上元三年追復其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師志寧雅愛賓客接引忘倦後進文筆之士無不影附然亦不能有所薦達議者以此少之前後預撰格式律令五經義疏及修禮修史等功賞賜不可勝計有集二十卷子立政太僕少卿志寧玄孫休烈休烈子益自有傳

高季輔德州蓨人也祖表魏安德太守父衡隋萬年令季輔少好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為

汲令武德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李輔率其黨出鬬竟擒殺其兄者斬之持首以祭墓甚為士友所稱由是羣盜多歸附之衆至數千尋與武陟人李厚德率衆來降授陟州總管府戸曹參軍貞觀初擢拜監察御史多所彈糺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時太宗數召近臣令指陳時政損益李輔上封事五條其畧曰陛下平定九州富有四海德超邃古道高前烈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

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懐副聖明之㫖至如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尚書八座責成斯在王者司契義屬於茲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仍須擢温厚之人升清潔之吏敦朴素革澆浮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使家識孝慈人知廉恥醜言過行見嗤於鄉閭忘義私昵取擯於親族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淨之化自然家肥國富氣和物阜禮節於是競興禍亂何由而作又

曰竊見聖躬每存節儉而凡諸營繕工徒未息正丁正匠不供驅使和雇和市非無勞費人主所欲何事不成猶顧愛其財而勿殫惜其力而勿竭今畿内數州實惟邦本地狹人稠耕植不博菽粟雖賤儲蓄未多特宜優矜令得休息强本弱枝自古常事關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輔差科非一江南河北彌復優閑須為差等均其勞逸又曰今公主之室封邑足以給資用勲貴之家俸禄足以供器服乃戚戚於儉約汲汲於華侈放息出

舉追求什一公侯尚且求利黎庶豈覺其非錐刀必競實由於此有黷朝風謂宜懲革又曰仕以應務代耕外官卑品猶未得祿既離鄉家理必貧匱但妻子之戀賢達猶累其懷飢寒之切夷惠罕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若不恤其匱乏唯欲責其清勤凡在末品中庸者多止恐巡察歲出輶軒繼軌不能肅其侵漁何以求其政術令戶口漸殷倉廩已實斟量給祿使得養親然後督以嚴科責其報効則庶官畢力物議斯允又曰竊見

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懐義髙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亦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願一垂訓誡永循彝則書奏太宗稱善十七年授太子右庶子又上疏切諫時政得失特賜鍾乳一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十八年加銀青光禄大夫兼吏部侍郎凡所銓叙時稱允當太宗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焉二十二年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

監修國史賜爵蓚縣公永徽二年授光禄大夫行侍中兼太子少保以風疾廢於家乃召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為宗正少卿視其疾又屢降中使觀其進食問其增損尋卒年五十八帝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謚曰憲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與上官儀善配流嶺外

張行成定州義豐人也少師事河間劉炫勤學不倦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大業末察孝廉為

謁者臺散從員外郎王世充僭號以為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宋州穀熟尉又應制舉乙科授雍州富平縣主簿理有能名秩滿補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為能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以東西為限若如是則示人以益陿太宗善其言賜名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自是每有大政常預議焉

累遷給事中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欲取樂當年而勵節苦心卑宮菲食者正為蒼生耳我為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祖得蕭曹韓彭天下寧宴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之行成退而上書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周漢君臣之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較量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臣

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又聞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臣備員樞近非敢知獻替之事輒陳狂直伏待葅醢
太宗深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宗東征皇太
子於定州監國即行成本邑也太子謂行成曰今者送
公衣錦還鄉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行成因薦鄉人
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等皆以學行著聞太子
召見以其老不任職皆厚賜而遣之太子又使行成詣
行在所太宗見之甚悅賜馬二匹繖三百匹駕還京爲

河南廵察大使還稱旨以本官兼檢校尚書左丞是歲
太宗幸靈州太子當從行成上疏曰伏承皇太子從幸
靈州臣愚以為皇太子養德春宫日月未幾華夷遠邇
佇聽嘉音如因以監國接對百寮決斷庶務明習政理
既為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德與其出陪私愛曷若俯
從公道太宗以為忠進位銀青光禄大夫二十三年遷
侍中兼刑部尚書太宗崩與髙季輔侍髙宗即位於太
極殿梓宫前尋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時晉州地連震

有聲如雷高宗以問行成行成對曰天陽也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動彌旬不休雖天道玄邈窺筭不測而人事較量昭然作戒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修德禳災在於陛下且陛下本封晉也今地震晉州下有徵應豈徒然耳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二年八月拜尚書左僕射尋加授太子少傅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于五月復抗表請致仕高宗手制答曰密雲不雨遂淹旬月此朕之寡德非宰臣咎實甘萬

方之責用陳六事之過策免之科義乖罪已今勑斷表
勿復為辭賜宮女黄金器物因請乞骸骨高宗曰公我
之故舊腹心奈何舍我而去因愴然流涕行成不得已
復起視事九月卒於尚書省時年六十七高宗哭之甚
哀輟朝三日令九品巳上就第哭比斂中使三至賜内
衣服令尚宫宿於家以視殯斂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
都督所司備禮册命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
百石賜東園秘器謚曰定弘道元年詔以行成配享高

宗廟庭子洛客嗣官至雍州渭南令行成族孫易之昌宗易之父希瑊雍州司戸易之初以門蔭累遷為尚乘奉御年二十餘白晳美姿容善音律歌詞則天臨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啟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鍊即令召見甚悅由是兄弟俱侍宮中皆傅粉施朱衣錦繡服俱承辟陽之寵俄以昌宗為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為司衛少卿賜第一區物五百段奴婢駝馬等信宿加

昌宗銀青光禄大夫賜防閤同京官朔望朝參仍贈希
瑊襄州刺史母韋氏阿臧封太夫人使尚宮至宅問訊
仍詔尚書李迥秀私侍阿臧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
宗晉卿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
郎俄加昌宗左散騎常侍聖歷二年置控鶴府官員以
易之為控鶴監内供奉餘官如故久視元年改控鶴府
為奉宸府又以易之為奉宸令引辭人閻朝隱薛稷員
半千並為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則令嘲戲公卿以為笑

樂若內殿曲宴則二張諸武侍坐樗蒱笑謔賜與無算時諛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晉後身乃令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如子晉乘空辭人皆賦詩以美之崔融為其絕唱其句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天后令選美少年為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上舍

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
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
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
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以昌宗醜聲聞于
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詔昌宗撰三教珠英於內乃引
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嘉
謨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加昌宗
司僕卿封鄴國公易之為麟臺監封恒國公各實封三

百戸俄改昌宗為春官侍郎易之昌宗皆粗能屬文如
應詔和詩則宋之問閻朝隱為之代作則天春秋高政
事多委易之兄弟中宗為皇太子太子男邵王重潤及
女弟永泰郡主竊言二張專政易之訴於則天付太子
自鞫問處置太子並自縊殺之又御史大夫魏元忠嘗
奏二張之罪易之懼不自安乃誣奏元忠與司禮丞高
戩云天子老矣當挾太子為耐久朋則天曰汝何以知
之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為證翌日則天召元忠及說

廷詰之皆妄則天尚以二張之故逐元忠為高要尉張
說長流欽州長安二年易之贓賂事發為御史臺所劾
下獄兄司府少卿昌儀司禮少卿同休皆貶黜及則天
臥疾長生院宰臣希得進見唯易之兄弟侍側恐禍變
及已乃引用朋黨陰為之備人有牓其事于路左臺御
史中丞宋璟請按之則天陽許尋勑宋璟使幽州按都
督屈突仲翔令司禮卿崔神慶鞫之神慶希旨雪昌宗
兄弟神龍元年正月則天病甚是月二十日宰臣崔玄

晞張東之等起羽林兵迎太子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並梟首於天津橋南則天遜居上陽宮易之兄昌期歴岐汝二州刺史所在苛猛暴横是日亦同梟首朝官房融崔神慶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等皆坐二張竄逐凡數十人

史臣曰于燕公輔導儲皇髙侍中數陳理行張北平斥言陰沴皆人所難言者苟非金玉貞度松筠挺操安能咈人主之意獻苦口之忠宜其論道巖廊克終顯盛古

所謂能以義匡主之失三君有焉

贊曰猗歟于公獻替兩宮前修克繼嗣德彌隆高酬藥

劑張感宸衷君臣之義斯為始終

舊唐書卷七十八

舊唐書卷七十八考證

于志寧傳志寧玄孫休烈○新書作曾孫

張行成傳○臣德潛按張易之昌宗行成族孫也生平醜行宜另立傳不合附行成正人後況既附易之兄弟而論贊中又不之及何也

舊唐書卷七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七十九至八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薛登瀛

舊唐書卷七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十九

祖孝孫 傅仁均 傅奕 李淳風 呂才

祖孝孫幽州范陽人也父崇儒以學業知名仕至齊州長史孝孫博學曉歷算早以達識見稱初開皇中鍾律多缺雖何妥鄭譯蘇夔萬寶常等亟共討詳紛然不定

及平江左得陳樂官蔡子元于普明等因置清商署時牛弘為太常卿引孝孫為協律郎與子元普明參定雅樂時又得陳陽山太守毛爽妙知京房律法布琯飛灰順月皆驗爽時年老弘恐失其法於是奏孝孫從其受律孝孫得爽之法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祖述洗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為一部以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

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起于冬至以黄鍾為宫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南吕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宫㽔賓為變徵其餘日建律皆依運行每日各以本律為宫旋宫之義由斯著矣然牛弘既初定樂難復改張至大業時又採晉宋舊樂唯奏皇夏等十有四曲旋宫之法亦不施用高祖受禪擢孝孫為著作郎歷吏部郎太常少卿漸見親委孝孫由是奏請作樂時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七年始命

孝孫及祕書監竇璡修定雅樂孝孫又以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樂以十二月各順其律旋相為宮制十二樂合三十二曲八十四調事具樂志旋宮之義亡絶已久世莫能知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孝孫尋卒其後協律郎張文收復採三禮增損樂章然因孝孫之本音

傅仁均滑州白馬人也善歷算推步之術武德初太史

令庚儉太史丞傅奕表薦之高祖因召令改修舊歴仁均因上表陳七事其一曰昔洛下閎以漢武太初元年歳在丁丑創歴起元元在丁丑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極所造之歴即上元之歳歳在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積歳武德元年戊寅為上元之首則合璧連珠懸合於今日其二曰堯典為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歴莫能允合臣今創法五十餘年冬至輒差一度則却檢周漢千載無違其三

曰經書日蝕毛詩為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臣今立法
却推得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蝕即能明其中間並皆符
合其四曰春秋命歷序云魯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
諸歷莫能符合臣今造歷却推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
旦冬至則同自斯以降並無差爽其五曰古歷日蝕或
在於晦或在二日月蝕或在望前或在望後臣今立法
月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於朔月蝕在望前却驗魯
史並無違爽其六曰前代造歷命辰不從子半命度不

起虛中臣今造歷命辰起子半度起於虛六度命合辰得中於子符陰陽之始會歷術之宜其七曰前代諸歷月行或有晦猶東見朔以西朓臣今以遲疾定朔永無此病經數月歷成奏上號曰戊寅元歷高祖善之武德元年七月詔頒新歷授仁均員外散騎常侍賜物二百段後中書令封德彝奏歷術差謬勑吏部郎中祖孝孫考其得失又太史丞王孝通執甲辰歷法以駮之曰案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氏云七宿畢見舉中者

言耳是知中星無定故互舉一分兩至之星以為成驗也昴西方處中之宿虛為北方居中之星一分各舉中者即餘六星可知若乃仲冬舉鳥仲夏舉火此一至一分又舉七星之體則餘二方可見今仁均專守昴中而為定朔執文害意不亦謬乎又案月令仲冬昏在東壁明知昴中則非常準若言陶唐之代定是昴中後代漸差遂至東壁然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之日即便合㬥中逾遠彌却尤成不隱且今驗東壁昏中日體在斗十

有三度若昏於翼中日應在井十有三度夫井極北去人最近而斗極南去人最遠在井則大熱在斗乃大寒然堯前冬至即應翻熱及於夏至便應反寒四時倒錯寒暑易位以理推尋必不然矣又鄭康成博達之士也對弟子孫皓云日永星火只是大火之次二十度有其中者非謂心之火星也實正中也又平朔定朔舊有二家平望定望由來兩術然三大三小是定朔定望之法一大一小是平朔平望之義且日月之行有遲有疾每

月一相及謂之合會故晦朔無定由人消息若定大小合朔者合會雖定而蔀元紀首三端並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合會時有進退履端又皆允協則甲辰元歷為通術矣仁均對曰宋代祖沖之久立差術至於隋代張胄玄等因而修之雖差度不同各明其意今孝通不達宿度之差移未曉黃道之遷改乃執南斗為冬至之恒星東井為夏至之常宿率意生難豈為通理夫太陽行於宿度如郵傳之過逆旅宿度每歲既差

黃道隨而變易豈得以膠柱之說而為斡運之難乎又察易云治歷明時禮云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尚書云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氏云上日朔日也又云季秋月朔辰不集于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則日蝕隨可知矣又云先時不及時皆殺無赦先時謂朔日不及時也若有先後之差是不知定朔之道矣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春秋日蝕三十有五左丘明云不書朔官失之也明聖人之教不論於晦唯取朔耳自春秋以

後去聖久遠歷術差違莫能詳正故秦漢以來多非朔蝕而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為太史令錢樂之散騎侍郎皮延宗之抑止孝通今語乃是延宗舊辭承天既非甄明故有當時之屈今畧陳梗概申以明之夫理歷之本必推上元之歲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以後既行度不同七曜分散不知何年更得餘分普盡還復總會之時也唯日分氣分得有可盡之理因其得盡即有三端之

元故造經立法者小餘盡即為元首此乃紀其日數之元不關合璧之事矣時人相傳皆云大小餘俱盡即定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此不達其意故也何者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於月起既月行遲疾無常三端豈得即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冬至同日者始可得名為合朔冬至耳故前代諸歷不明其意乃於大餘正盡之年而立其元法將以為常而不知七曜散行氣朔不合今法唯取上元連珠合璧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合朔之始以

定一九相因行至於今日常取定朔之宜不論三端之事皮延宗本來不知何承天亦自未悟何得引而相難耶孝孫以仁均之言爲然貞觀初有益州人陰弘道又執孝通舊説以駁之終不能屈李淳風復駁仁均歴十有八事勑大理卿崔善爲考二家得失七條改從淳風餘一十一條並依舊定仁均後除太史令卒官

傅奕相州鄴人也尤曉天文歴數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及諒舉兵謂奕曰今玆熒惑入井是何祥也奕

對曰天上東井黃道經其中正是熒惑行路所涉不爲怪異若熒惑入地上井是爲災也諒不悅及諒敗由是免誅徙扶風高祖爲扶風太守深禮之及踐祚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庾儉以其父質在隋言占候忤煬帝意竟死獄中遂懲其事又耻以數術進乃薦奕自代遂遷太史令奕既與儉同列數排毀儉而儉不之恨時人多儉仁厚而稱奕之率直奕所奏天文密狀屢會上旨置參旗井鉞等十二軍之號奕所定也武德三年進漏刻新

法遂行於時七年奕上䟽請除去釋教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偽啓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兾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

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降自羲農至于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髠髮之事洎于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

也梁武齊襄足為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況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而為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足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為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

他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又上疏十一首詞甚切直高祖付羣官詳議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疋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蕭瑀非出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瑀不能荅但合掌曰地獄所設正

為是人高祖將從奕言會傳位而止奕武德九年五月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累於我然今後但須盡言無以前事為慮也太宗常臨朝謂奕曰佛道玄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對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狄初止西域漸流中國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玄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貞

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臨終誡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為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唯獨竊歎衆不我從悲夫汝等勿學也古人裸葬汝宜行之弈生平遇患未嘗請醫服藥雖究陰陽數術之書而並不之信又常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傅弈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注老子并撰音義又集魏晉已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李淳風岐州雍人也其先自太原徙焉父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為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黄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圖文集十卷並行於代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歷算陰陽之學貞觀初以駮傅仁均歷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疎漏實多臣案虞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混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周官大司徒職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此亦

據混天儀日行黃道之明證也曁于周末此器乃亡漢
孝武時洛下閎復造渾天儀事多疎闕故賈逵張衡各
有營鑄陸績王蕃遞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漏水或
孤張規郭不依日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
南夏至極北而赤道當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
曜豈得其真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太宗異其
說因令造之至貞觀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為之表裏三
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

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内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于此轉於六合之内第三名四遊儀玄樞為軸以連結玉衡遊筩而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於内又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又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著書七卷名為法象志以奏之太宗稱

善置其儀於凝暉閣加授承務郎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歷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又預撰文思博要二十二年遷太史令初太宗之世有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以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殲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

及無辜且據上象今已成復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壯嚴毒殺之立讎若如此即殺戮陛下子孫必無遺類太宗善其言而止淳風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當時術者疑其别有役使不因學習所致然竟不能測也顯慶元年復以修國史功封樂昌縣男先是太史監候王思辯表稱五曹孫子十部算經理多踳駮淳風復與國子監算學博士梁述

太學助教王真儒等受詔注五曹孫子十部算經書成
高祖令國學行用龍朔二年改授祕閣郎中時戊寅歷
法漸差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歷改撰麟德歷奏之術
者稱其精密咸亨初官名復舊還為太史令年六十九
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祕閣錄并演齊人要術等
凡十餘部多傳於代子諺孫仙宗並為太史令
呂才博州清平人也少好學善陰陽方伎之書貞觀三
年太宗令祖孝孫增損樂章孝孫乃與明音律人王長

通白明達遞相長短太宗令侍臣更訪能者中書令温彦博奏才聰明多能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一聞一見皆達其妙尤長於聲樂請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徵又盛稱才學術之妙徵曰才能為尺十二枚尺八長短不同各應律管無不諧韻太宗即徵才令直弘文館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經不曉其旨太子洗馬蔡允恭年少時嘗為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不通乃召才使問焉才尋繹一宿便能作圖解釋允恭覽之依然記其舊法

與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累遷太常博士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偽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刋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書成詔頒行之才多以典故質正其理雖為術者所短然頗合經義今畧載其數篇其敘宅經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以宮室蓋取諸大壯逮于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宅此則卜宅吉凶其來

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宫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至如張王等為商武庾等為羽欲似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為宫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宫商後有復姓數字徵羽不别驗於經典本無斯説諸隂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堪輿經黄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黄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郕霍

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並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凖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為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禄命曰謹案史記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案王充論衡云見骨體

而知命祿覩命祿而知骨體此即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刼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剿絶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學文王勤憂損壽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

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案春秋魯桓公六年七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歷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禄之空亡依禄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三刑當此三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為人尫弱身合矬陋今案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禄命不驗一也又案史記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

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檢昭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禄法無官爵假得禄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絶下為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檢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禄命不驗二也又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亦當禄空亡下法無官爵雖向驛馬尚隔四辰依禄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

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巳後户口減半禄命不驗三也又按後魏書云孝文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厯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禄命并驛馬三刑身剋驛馬依禄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撿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常禮躬率天下以事其親而禄命云不合識父禄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

宋書云宋髙祖癸亥歳三月生依此而推禄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禄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撿宋書髙祖長子先被簒弑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髙祖又當祖禄下生法得嫡孫財禄今撿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爲簒逆幾失宗祧禄命不驗五也叙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葢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

之以其顧復事畢長為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
之宅朝市遷變不得豫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
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
曾無吉凶之義暨乎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
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
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
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
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

先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為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

遠日者善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巳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窆不壞其室即日中而窆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

窆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為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捨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半夜此即文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則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茍德不建則人而無後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絶祀於荆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域兆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絶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

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迴改冢墓既成曽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禄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暁爾而對賓客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

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太宗又令才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皆稱旨擢授太常丞永徽初預修文思博要及姓氏録顯慶中高宗以琴曲古有白雪近代頓絶使太常增修舊曲才上言曰臣按禮記及家語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又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

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準勑依琴中舊曲定其宫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為白雪歌詞又案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别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今取太尉長孫無忌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以為送聲合十六節今悉教訖並皆合韻高宗大悦更作白雪歌詞十六首付太常編於樂府時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

事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并圖合成五十四卷大行於代才龍朔中為太子司更大夫麟徳二年卒著隋記二十卷行於時子方毅七歳能誦周易毛詩太宗聞其幼敏召見甚奇之賜以縑帛後為右衛鎧曹參軍毋終哀慟過禮竟以毁卒布車載喪隨轜車而葬友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生芻一束於路隅奠祭甚為時人之所哀惜

史臣曰孝孫定音律仁均正歴數淳風候象緯呂才推陰陽訂於其倫咸以為裨梓京管之流也然旋宫三代之法秦火籍煬歴代缺其正音而云孝孫復始大可歎也淳風精於術數能知女主革命而不知其人則所未喻矣呂才𮗚拘忌之曲學皆有經據不亦賢乎古人所以存而不議葢有意焉

贊曰祖傳淳才彰往考來裁筠嶰谷運箸清臺推迎斡運圖寫昭回重黎之後諸子賢哉

舊唐書卷七十九

舊唐書卷八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 撰

列傳第三十

褚遂良 韓瑗 來濟 上官儀

褚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也大業末隨父在隴右薛舉僭號署爲通事舍人舉敗歸國授秦州都督府鎧曹參軍貞觀十年自祕書郎遷起居郎遂良博涉文史尤工

隷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迹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辯其眞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十五年詔有事太山先幸洛陽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遂良言於太宗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將告成東嶽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陽彗星輙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

始行佁禮臣愚伏願詳擇太宗深然之下詔罷封禪之事其年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嘗問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鑒誡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矣太宗以為然時魏王為太宗所愛禮秩如嫡其年太宗問侍臣

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由斯而言禮義為急遂良進曰當今四方仰德誰敢為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弟及庶子數將五十心常憂慮頗在此耳但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國家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傳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事人歲久即分義情深非意窺窬多由此作於是限王府官僚不

得過四考七年太宗問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為然因曰夫為人君不憂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掌而待也時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遂良上疏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周制皇唐州縣祖依秦

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鎮扞四方此之造制道髙前烈如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郡師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内蘇息遇一不善合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為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人興歌詠生為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如臣愚見陛下兒子内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為人審堪臨州然

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子弟自玆已降取為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國土年尚幼小者召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唯二王稍惡自餘飡和染教皆為善人則前事已驗惟陛下詳察太宗深納之其年太子承乾以罪廢魏王泰入侍太宗面許立為太子因謂侍臣曰昨青雀自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為子更生之日也臣唯有一子臣百年之後當為陛下殺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故當天

性我見其如此甚憐之遂良進曰陛下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後魏王執權為天下之主而能殺其愛子傳國於晉王者乎陛下昔立承乾為太子而復寵愛魏王禮數或有踰於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鑒不遠足為龜鏡陛下今日既立魏王伏願陛下別安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即日召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時頻有飛雉集於宮殿之内太宗

問羣臣曰是何祥也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為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為寶雞後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此所以彰表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尋授太子賓客時薛延陁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納其財聘既而不與遂良上疏曰臣聞信為國本百姓所歸是以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寧去食而存信

延陁曩歲迺一俟斤耳值神兵北指盪平沙塞狼山瀚海萬里蕭條陛下兵加諸外而恩起於內以為餘寇奔波須立酋長璽書鼓纛立為可汗其懷恩光仰天無極而餘方戎狄莫不聞知以共沭和風同飡恩信頃者頻年遣使請婚大國陛下復降鴻私許其姻媾於是報吐蕃告思摩示中國五尺童子人皆知之於是御幸北門受其獻食于時百僚端笏戎夷左袵虔奉歡宴皆承德音口歌手舞樂以終日百官會畢亦各有言咸以為陛

下欲得百姓安寧不欲邊境交戰遂不惜一女而妻可汗預在含生所以感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為國家惜兹聲聽君子不失色於物不失口於人晉文公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陛下慮生意表信在言前今者臨事忽然乖殊所惜尤少所失滋多情既不通方生嫌隙一方所以相畏忌邊境不得無風塵西州朔方能無勞擾彼胡以

主被欺而心怨此士以此無信而懷慚不可以訓戎兵不可以勵軍事伏惟陛下以聖德神功廓清四表自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而結庶類以信義而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其見在之人皆思報厚德其所生胤嗣亦望報陛下子孫今者得一公主配之以成陛下之信有始有卒其唯聖人乎且又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擊之終不能盡亦猶可北敗苪苪興突厥亡延陁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為惡在夷不在華失

信在彼不在此伏惟陛下聖德無涯威靈遠震遂平高昌破吐渾立延陁滅頡利輕刑薄賦庶事無壅菽粟豐賤祥符累臻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伏願旁垂愷悌廣茲含育而常嗔絶域有意遠藩非偃伯興文之道非止戈為武之義臣以庸暗忝居左右敢獻瞽言不勝戰懼時太宗欲親征高麗顧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虐用其人夫出師弔伐當乘機便今因其弒虐誅之甚易遂良對曰陛下兵機神算人莫能知昔隋

末亂離手平寇亂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群臣莫不苦諫陛下獨斷進討卒並誅夷海內之人徼外之國畏威懾伏為此舉也今陛下將興師遼東臣意熒惑何者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既渡遼指期剋捷萬一差跌無以威示遠方若再發忿兵則安危難測太宗深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陁犯邊陛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遂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陁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疆埸無事帝曰誠如

卿言由魏徵誤計耳朕不欲以一計不當而尤之後有良算安肯矢謀繇是從勣之言經畫渡遼之師遂良以太宗銳意三韓懼其遺悔翌日上疏諫曰臣聞有國家者譬諸身兩京等於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絶域若在身外臣近於坐下伏奉口勅布語臣下云自欲伐遼臣數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為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乘機闗東賴陛下德澤久無征戰但命二三勇將發兵四五萬飛石輕梯取如

迴掌大聖人有作必履常規貴能剋平兇亂駕馭才傑惟陛下弘兩儀之道扇三五之風提厲人物皆思効命昔侯君集李靖所謂庸夫猶能掃萬里之高昌平千載之突厥皆是陛下發蹤指示聲歸聖明臣旁求史籍訖乎近代為人之主無自伐遼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朝則荀彘楊僕魏代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為人臣慕容眞僭號之子皆為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民削平城壘陛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超邁於百

王豈止俯同於六子陛下昔翦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
未衰猶堪任用匪唯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方今
太子新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旦棄金
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於巨
海神龍據於川泉此謂人君不可輕而遠也且以長遼
之左或遇霖淫水潦騰波平地數尺夫帶方玄菟海途
深渺非萬乘所宜行踐東京太原謂之中地東撝可以
為聲勢西指足以摧延陁其於西京遲路非遠為其節

度以設軍謀繫莫離支頸獻皇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
上計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察太宗不納十八
年拜黄門侍郎叅綜朝政高麗莫離支遣使貢白金遂
良言於太宗曰莫離支虐弑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
之興兵將事弔伐為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古者討弑
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郜鼎桓公受之於
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
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

𢧐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寘諸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法若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為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得受太宗納焉以其使屬吏太宗既滅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翫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軍旅連出將三

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萄於安息而海內虛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即位都護來歸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

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惰業犯禁違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

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靡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吐渾遺甿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百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二十年太

宗於寢殿側別置一院令太子居絶不令往東宫遂良

復上疏諫曰臣聞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

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

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兹私愛

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况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

絃親近師傅體人間之庶事達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

首皆聆善聲若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

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有親樹太子

莫不欣欣既云發昏立明須稱天地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内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滞愛滞愛或生愁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嘗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太宗從之遂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採納其年加銀青光禄大夫二十一年以本官檢校大理卿尋丁父憂解明年起

復舊職俄拜中書令二十三年太宗寢疾召遂良及長孫無忌入卧内謂之曰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託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輔佐永保宗社又顧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仍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賜爵河南縣公永徽元年進封郡公尋坐事出為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加光禄大夫其月又兼太子賓客四年代張行成為尚書

右僕射依舊知政事六年高宗將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為皇后召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及遂良以籌其事將入遂良謂無忌等曰上意欲廢中宫必議其事遂良今欲陳諫衆意如何無忌曰明公必須極言無忌請繼焉及入高宗難於發言再三顧謂無忌曰莫大之罪絶嗣為甚皇后無胤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為皇后公等以為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愆婦德先帝不豫執陛下手

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命特願再三思審愚臣上忤聖顏罪合萬死但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遂良致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加刑翌日帝謂李勣曰冊立武昭儀之事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既是受顧命大臣事若不可當且止也勣對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

人帝乃立昭儀為皇后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轉桂州都督未幾又貶為愛州刺史明年卒官年六十三遂良卒後二歲餘許敬宗李義府奏言長孫無忌所構逆謀並遂良扇動乃追削官爵子孫配流愛州弘道元年二月高宗遺詔放還本郡神龍元年則天遺制複遂良及韓瑗爵位

韓瑗雍州三原人也祖紹隋太僕少卿父仲良武德初為大理少卿受詔與郎楚之等掌定律令仲良言於高

祖曰周代之律其屬三千秦法已來約為五百若遠依
周制繁紊更多且官吏至公自當奉法茍若徇己豈顧
刑名請崇寬簡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於是採定開
皇律行之時以為便貞觀中位至刑部尚書秦州都督
府長史潁川縣公瑗少有節操博學有吏才貞觀中累
至兵部侍郎襲父潁川公永徽三年拜黃門侍郎四年
與中書侍郎來濟皆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五年
加銀青光禄大夫六年遷侍中其年兼太子賓客時高

宗欲廢王皇后瑗涕泣諫曰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時先
帝所娶今無愆過欲行廢黜四海之士誰不惕然且國
家屢有廢立非長久之術願陛下為社稷大計無以臣
愚不垂採察帝不納明日瑗又諫悲泣不能自勝帝大
怒促令引出尋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以忤旨左授潭
州都督瑗復上疏理之曰古之聖王立諫鼓設謗木葉
欲聞逆耳之言甘苦口之議發揚大化禆益洪猷垂令
譽於將來播休聲於不朽者也伏見詔書以褚遂良為

潭州都督臣夙夜思之用增感激臣識慚知遠業謝通經載撫愚情誠為未可遂良運偶昇平道昭前烈束髮從宦方淹累稔趨侍陛下俄歷歲年不聞涓滴之愆常覩勤勞之効竭忠誠於早歲罄直道於兹年體國忘家捐身狥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誠可重於皇明詎專方於曩昔且先帝納之於帷幄寄之以心膂德逾水石義冠舟車公家之利言無不可及纏悲四海遏密八音竭忠國家親承顧託一德無二千古凛然此不待臣言陛

下備知之矣臣嘗有此心未敢聞奏且萬姓失業旰食
忘勞一物不安納隍軫慮在於微細寧得過差況社稷
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内外甿黎咸
嗟舉措觀其近日言事披誠懇切詎肯後陛下之德異
於堯舜懼陛下之過塵於史冊而乃深遭厚謗重負醜
言可以痛志士之心損陛下之明也臣聞晉武弘裕不
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
經寒暑違忤陛下具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寛非罪

俯矜微欵以順人情疏奏帝謂瑗曰逐良之情朕亦知之矣然其悖戾犯上以此責之朕豈有過卿言何若是之深也瑗對曰逐良可謂社稷忠臣臣恐以諛佞之輩蒼蠅點白損陷忠貞昔微子去之而殷國以亡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其衰令陛下富有四海八紘清泰忽驅逐舊臣而不垂省察乎伏願違彼覆車以收往過垂勸誡於事君則羣生幸甚帝竟不納瑗以言不見用憂憤上表請歸田里詔不許顯慶二年許敬

宗李義府希皇后之㫖誣奏瑗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故授遂良桂州刺史實以為外援於是更貶遂良為愛州刺史左授瑗振州刺史四年卒官年五十四明年長孫無忌死敬宗等又奏瑗與無忌通謀遣使殺之及使至瑗已死更發棺驗屍而還遂籍沒其家孫配徙嶺表神龍元年則天遺制令復其官爵

來濟揚州江都人隋左翊衞大將軍榮國公護子也字文化及之難闔門遇害濟幼逢家難流離艱險而篤志

好學有文詞善談論尤曉時務舉進士貞觀中累轉通事舍人太子承乾之敗太宗謂侍臣曰欲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濟進曰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盡天年即為善矣帝納其言俄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遂以濟為之仍兼崇賢館直學士尋遷中書舍人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四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五年加銀青光祿大夫以修國史功封南陽縣男賜

物七百段六年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時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為宸妃濟密表諫曰宸妃古無此號事將不可武皇后既立濟等懼不自安后乃抗表稱濟忠公請加賞慰而心實惡之顯慶元年兼太子賓客進爵為侯中書令如故二年又兼太子詹事尋而許敬宗等奏濟與褚遂良朋黨構扇左授台州刺史五年徙庭州刺史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挂刑網蒙赦性命當以身塞責特報國恩遂不釋甲冑赴賊

沒於陣時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轝遞還鄉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代濟兄亘有學行與濟齊名上元中宫至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官儀本陝州陝人也父弘隋江都宫副監因家于江都大業末弘為将軍陳稜所殺儀時幼藏匿獲免因私度為沙門遊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獵經史善屬文貞觀初楊仁恭為都督深禮待之舉進士太宗聞其名召授弘文館直學士累遷祕書郎時太宗雅好屬文每遣

儀視草又多令繼和凡有宴集儀嘗預焉俄又預撰晉書成轉起居郎加級賜帛高宗嗣位遷祕書少監龍朔二年加銀青光禄大夫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如故本以詞彩自達工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斆其體者時人謂為上官體儀頗恃才任勢故為當代所嫉麟德元年宦者王伏勝與梁王忠抵罪許敬宗乃構儀與忠通謀遂下獄而死家口籍沒子庭芝歷位周王府屬與儀俱被殺

庭芝有女中宗時為昭容每侍帝草制誥以故追贈儀
為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黄門侍郎岐州刺史
天水郡公仍令以禮改葬
史臣曰褚河南上書言事亹亹有經世遠畧魏徵王珪
之後骨鯁風彩落落負王佐器者殆難其人名臣事業
河南有焉昔齊人饋樂而仲尼去戎王溺妓而由余奔
婦人之言聖哲懼罹其禍况二佞據衡軸之地為正人
之魑魅乎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况於君

臣之間受託孤之寄而以利害禍福忘平生之言哉而韓來諸公可謂守死善道求福不回者焉

贊曰褚公之言和樂愔愔鍾石在簴動成雅音二猘雙吠三賢一心人皆觀望我不浮沉

舊唐書卷八十